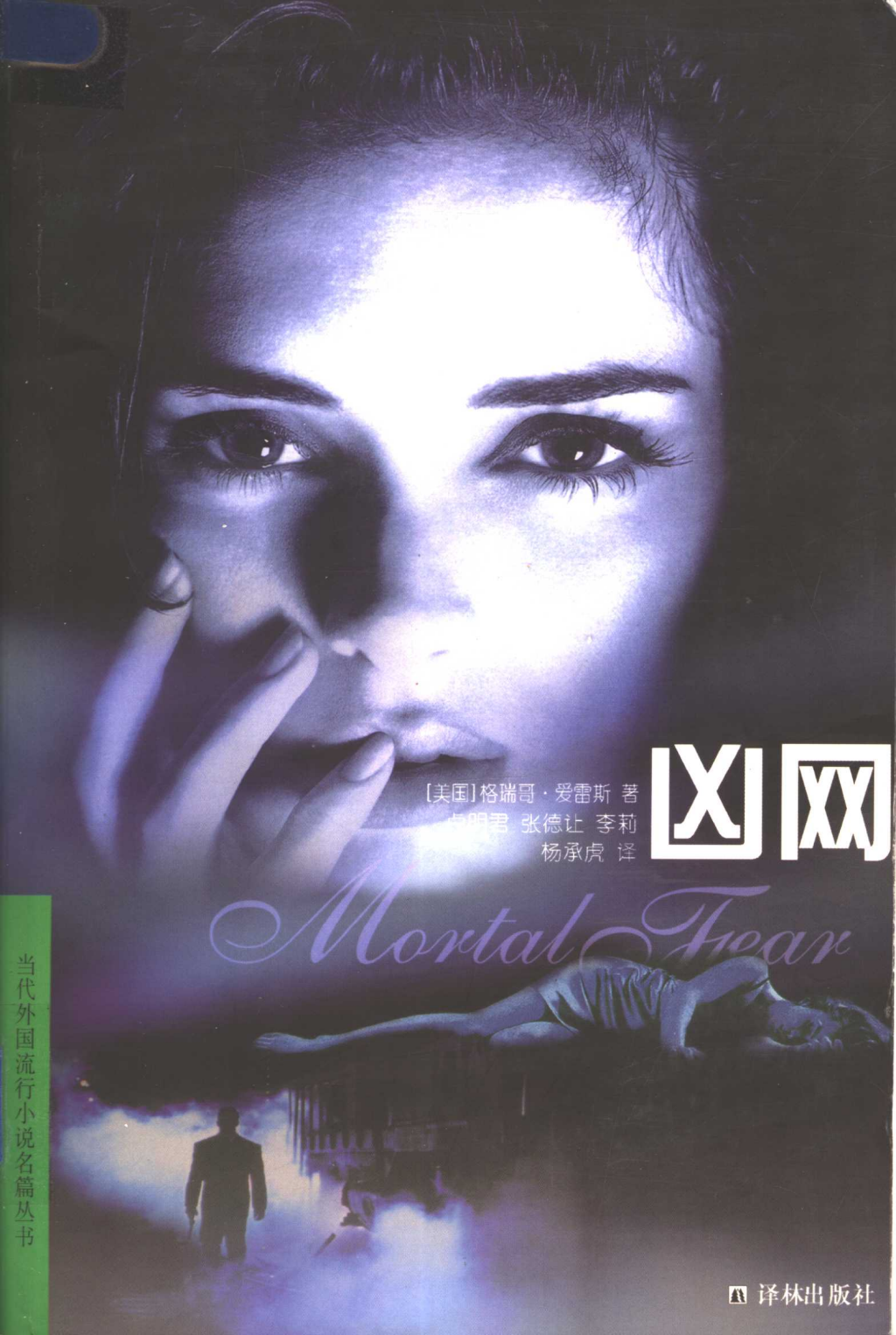




[美国] 格瑞哥·爱雷斯 著
点明君 张德让 李莉
杨承虎 译

凶网

Mortal Fear



译林出版社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I 712.4
390-C1



凶网

MORTAL FEAR

[美国] 格瑞哥·爱雷斯 著 卢明君 张继讯 姜林 杨承虎 译



译林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 Dutton Signet,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 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由上海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Copyright © 1997 by Greg Ile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utton Signet,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 throug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8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7—14 号

丛 书 名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 名 凶 网

Mortal Fear

作 者 [美国]格瑞哥·爱雷斯

Greg Iles

译 者 卢明君 张德中

李 莉 杨承虎

责任编辑 史振宁

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 USA Inc.,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 Yilin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气象学院印刷厂(大桥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532 千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 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890—1/I·541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卢明君

生活到底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生活的本来面目究竟如何?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还是恰如 20 世纪美国戏剧家阿尔比所说:生活是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灰狼,时时刻刻在瞪视着双眼,准备伺机纵身而起,把你扑倒在地?美国现代畅销作家格瑞哥·爱雷斯在其小说《凶网》中叙述了一个性欲泛滥的谋杀故事,精彩酣畅处,令人魂飞魄散。爱雷斯涉足了一个其他小说家怯于前蹈的禁地,对性心理进行了淋漓尽致、深刻入微的探讨,揭示了性心理和生活之间最为本质的联系,释开了潜于生命底层的某些悬念,从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透视了现代生活简单中包含着复杂,复杂中孕育着简单的本质,给人们以新的顿悟与启迪。

小说中的主人公哈珀白天在密西西比州德尔塔一所偏远的农舍里做着期货生意,晚上便以程序管理员的身份积极地活跃在伊洛斯上。伊洛斯是一种高度垄断的电脑互联网络,专门提供性爱方面的服务,伊洛斯的客户大多为社会名流,有红极一时的好莱坞明星,也有纽约的文人墨客、社会精英。客户们匿名进入伊洛斯,这样他们不但可以肆无忌惮地把自己的秘密倾吐进伊洛斯的数据库里,而且又可保全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只有像哈珀这样的程序管理员——伊洛斯中无所不知的教士——才有机会把客户们的万万千千、形形色色窥视殆尽。

六个女客户无缘无故地从网中消失,哈珀警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但他却没有为此采取任何行动,只有当伊洛斯的又一女客户——闻名世界的新奥尔良女作家在自己的寓所里被人斩首,哈珀才鼓足勇气前去报案。这时,前面六个离网的女人已在六个不同的城市中惨遭杀害,虽然凶手在六个案件中所使用的凶器不同,但凶手在受害人身上所取走的战利品却毫无二致。

发现自己已成为联邦调查局协助调查组的首要嫌疑人,哈珀惊恐万状。凶手才华横溢,作案手段极其高超娴熟。联邦调查局试图利用未来的科学技术和以往的心理学的这两种侦破手段来缉拿凶手归案,与此同时,哈珀发现他自身一人就可诱捕凶手就范。

哈珀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来追捕凶手,在伊洛斯中与凶手交谈时他发现,凶手被一种莫名的恐惧驱赶追逐着,而这恐惧也阴魂不散地缠绕着我们每一个人。

这是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金斯堡《嚎叫》中的莫洛克这一意象正是这一物质文明的形象化身;同时,这也是一个精神世界陷入空前的瘫痪的时代,代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莫洛克不仅把人类的希望、梦想和信念等精神之梦洗涤殆尽,而且正在敲开那些时代精英人物的头颅,贪婪无情地吞食着他们的脑髓。所以从地狱中走来的金斯堡一路嚎叫一路唾骂,渲泄着心中被扭曲、被剥夺、被腐蚀的那份无助感与挫败感,唾骂着这个物化的社会正慢慢使人失去人性,从而成为非人的那种残酷与混账。艾略特的《荒原》中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明示着现代人精神上的虚无与危机。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时代,到处都充满着混乱与无序,弥漫着绝望、悲哀的气息。传统的价值观念已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人们不能再去藉靠过去来赋予现代生活以价值和意义,去获得面对挑战的勇气和信心,新的信仰只是希望中的海市蜃楼,遥远虚幻得连谱都没有,生活在夹缝中的现代人成了失去精神家园的流浪汉,茫然不知该如何给自己定位。人们该依归怎样的一

个精神之梦才能获得真正的信心与宁静呢？

这还是一个电脑时代。电脑的出现，尤其是电脑联网、信息高速公路日新月异的发展，使整个时代的面貌焕然一新，从而勃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但是电脑给人类带来的不只是建设性的福与乐，电脑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有没有产生一些负面的、破坏性的作用呢？本文作者在故事情节的曲折深入中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了极具见地的探讨，虽则有时只是淡淡数语，却寓意深刻，点明题旨。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怀揣着对生活的一份致命的恐惧。男主人公哈珀一直都活在恐惧的阴影中，他每时每刻都在担心，怕心中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不知不觉中破膛而出，毁掉他的生活。迈尔斯那可悲的童年一直是他生命中的恶性肿瘤，妨碍他去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凶手伯克曼（化名为布拉默）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父母是亲兄妹，天生的血友病，这些都是命定的劫数，逃也逃不过的，只有彻底地毁灭他才能获得重生。埃琳是个纯粹的夹缝人，一方面受束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又纵容自己去放浪形骸，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她的恐惧是自己的无所适从。伦兹的恐惧来自于对生活的彻底绝望。至于伯克曼的帮凶，杀人狂魔凯莉，依笔者之见，可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一则是她是某种偏执宗教的受害者；二则她是凶手伯克曼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伯克曼本人代表的是意念，而她是意念的执行者，凶手唯一有点人性的地方也正体现于此，至少看到凯莉作案时，他时而会有点悔悟之感；三则凯莉是魔鬼的化身，从这个角度说，不是伯克曼在利用、控制凯莉，而恰如浮士德一样，伯克曼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凯莉的数种角色构成了她心中的恐惧。贯穿全文的线索——伊洛斯网络中充满了形形色色内含恐惧的畸形人，他们因性压抑、性变态、性恐惧、性幻想、性饥渴而成为心理失衡的人，伊洛斯成了他们逃避现实的精神乐园，他们把性爱看成是生活中的

唯一支柱，精神上的唯一慰藉。因为恐惧，一个个正常的人沦为畸形人，因为恐惧致命，无法摆脱，所以凶杀事件一起接着一起。如何来摆脱恐惧，光明磊落、满怀信心与勇气地去面对生活成了文中的主要支撑力。

迈尔斯的过去一直是个鬼魅般的阴影，过去并不能给他力量来征服心中的魔鬼。对他来说，摆脱过去，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便是积极地投入追查凶手的活动中，用自己的良智良能来拯救正义，他引诱凶手的“特洛伊木马计”成功之时也是他的得救之日。哈珀从正直的父亲那里受惠无穷，父亲虽已不在人世，但他的人格仍旧散射出摄人的光芒，过去的有些价值观念是经久不衰的，可以用来重建未来。只要正气，只要坦荡，只要有信心，只要坚持自己心中的阳光，总会不断地驱逐黑暗，迎来光明。哈珀的正义之气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感染也激发了意气消沉的伦兹，使他以空前的斗志与热情投入了新的战斗，伯克曼也一直没有放弃与自己命定的恐惧去抗衡，他企图制造出长生不老之药，以此来向上帝的权威挑战，把生杀予夺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的血友病是无法治愈的，明知在劫难逃，却不顾一切地去抗争，争来争去也只能是自取灭亡。恰如伊洛斯人惨遭杀害一样，精神上的痼疾只能导致最终的毁灭与堕落。伯克曼的症结不在肉体，而在他精神上的瘫痪与腐败。

在西方世界里，电脑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祸害与隐患，电脑破坏性的一面在小说中得到了最充分翔实的体现。

“生活是简单的。

你把你的生活想象得越复杂，你对你的真实状况了解得就越少。”

本文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紧扣，曲折紧张处，令人欲罢不能。此非一般暴力小说，因书中人物大多为智商高，学养深，在电

脑方面极有造诣的精英人物,所以文中的格调与品味非一般同类小说所能媲美,尤其凶手伯克曼写给父亲的那14封信更是风格别具,极富文彩。小说语言简洁流畅,不蔓不枝,汪洋淡泊而内含秀桀,赏心悦目处,令人不觉莞尔。

前 奏

亲爱的父亲，

昨晚我们抵达新奥尔良。

这是一座潮湿的城市。

放眼望去，远远地除了几幢高楼兀自簇拥在那里，其余一切均零落四散，整个城市给人一种平阔矮小之感。

我们拦了一辆出租车。我本来以为开车的会是个东欧人，东欧司机在此并不鲜见，随处皆是。然而出乎我们的意料，为我们效劳的却是个棕色皮肤干干瘦瘦的卡金老人^①，就像是唐人街的华人司机。

车子开过一个名叫“麦垂”的小镇，出租车司机一边不时地扫视着车边的反光镜，一边给我们讲述与小镇有关的掌故。为了躲避开那班黑鬼，白人一度奔逃到了“麦垂”，但现在小镇上却不见了那些白人的踪影，他们早已到旁德克阿顿湖畔定居去了。我一直在不停地操作着腿上的便携式电脑，可司机的话却一字未漏地听在耳里。

暮色四合，月已中天。这时车子爬过突兀隆起的一段坡路，正安稳地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我和凯莉并排坐在后座。凯莉肯定像一个阴森可怕的阴影，时刻威胁着前座的司机。那个阴影此刻正瞪视着一双闪闪发亮的黑眼睛。

① 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后裔。

凯莉想要了这个出租车司机的命。

我可以感觉到那份腾腾的杀机。

凯莉手提包里有一条围巾，那是神圣的凶器。我能估摸得出此刻她心中转动着怎样的一个念头：车子驶下前面的斜坡，转入街面地势略低的那一带时要穿过一个十字路口，凯莉会在司机遇红灯停车的那一瞬间，掏出围巾，打好索扣，神不知鬼不觉地套入司机的脖子……

我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按在凯莉的手腕上，她不期然地痉挛了一下。这证实了我的感觉。她已做好了准备。

我知道，如果此时此刻把手伸进凯莉的莎丽服，肯定会触摸到她早已汗涔涔的身子。她天生就是为这样的时刻而活的。

我希望一切都比预期中来得可靠、稳妥。

我的手滑入了凯莉的莎丽服。

她浑身湿透，而且像火球似的在燃烧。

时间就是熊熊烈焰。

我们就那样面对面地坐着，四目相交。我明白什么叫自控力，我也懂得自制力是什么。我更知道公然挑衅内在的自束力将会有怎样的结果。

但凯莉却只听从于那份原始的欲望与需求。

她不胜慵懒地把头靠到车座上，似睁还闭的黑眼睛闪烁着摄人的光芒。车子转下斜坡向帕爱得拉斯奔驰而去，我把手从凯莉的手腕上移开，或许这一举动救了这个倒霉的司机一命。

无声无息中凯莉的杀机涌至高潮。

司机已嗅到了弥散于车内的那股逼人的杀气，他一双眼睛不停地游荡在反光镜上，后脖根和头部来来回回地转动。这女人是不是个婊子？

凯莉在反光镜中向司机颌首微笑。那笑影中荡漾着死的讯息，捕捉到这讯息的人会心甘情愿地奔赴死地。凯莉的美艳令人

销魂。她也应该有这份旷世姿色。

当初你为从她父亲手里得到她，付出的代价可是不菲。

在哥拉图瓦尔下车后，我们去一家饭店填饱了肚子。接着我们又换乘了两次计程车。这一切都令人生厌，但却颇具成效。

大厦外戒备森严，但整个情形还算差强人意。不晓得什么机构雇来了几个士兵，正在前前后后巡视着。或许是哪个吃过20年警饭的退休警察开的保安公司。显而易见，这是地地道道的美国时尚。

交来缠去的铁栅细细密密地围在大厦的四周，牢不可破。这种密实的结栅风格是受了法国人的影响。栅栏的顶端径直触及大厦二楼的阳台。沿着栅篱缓缓前行时，我的右手轻轻滑过尖节。我知道手指会给划破，但感觉挺棒，我的勇敢中带了几丝鲁莽。

这一切都散溢着那么一种古里古气、奇情怪趣的味道。

街上蜂拥着形形色色的游客，其中大多数都是些呆头呆脑的笨人。走过卫兵时我点了点头。其中一个向我轻轻地颌首，眼睛却飞快地瞥了一下我手中的公事包。另一个家伙的眼睛一直眨也不眨地盯着凯莉，即使那随风翻飞的莎丽服也掩盖不住她那丰满浑实的胴体。

“等转过拐角之后吗？”凯莉问。

“如果那时附近没有多少人的话。”

拐角处，人群渐渐四散开去，好像是蜂拥的观众受到了舞台监督的疏导与调度。凯莉撩起莎丽服，纵身一跃，瞬息间便到了铁栅那边。随后身子一晃，又隐进了香蕉树那枝叶繁茂的密丛之中。我比她谨慎些，先把公事包由栅栏间缝中递过去，最后小心翼翼地翻过栅栏。

立身于枝叶纷披的树丛间，我和凯莉瞧着泛光灯下闪闪发亮的大厦正面。那一律是坚硬的石头墙面，看上去恰如凡尔赛宫的

一座附属建筑。我裤子拉链处鼓胀而起，凯莉体贴地伸过手轻轻捏了一下，像护士在诊断病人的脉搏跳动情况。

我不由得瑟缩发抖。“我们得等一会儿。”

紧跟着是她一阵短促急迫的喘息声，“得等多久？”

我蹲伏到密叶丛中，打开电脑，进入伊洛斯。“她仍在伊洛斯中，正在四处找我。”

“让她找到你好了。”

我把电脑关了，放回公事包。“上面最右边的窗子。”我这样说着，同时记起了尽职尽责的档案管理员送给我的那些影印的蓝图。

横亘于大厦和铁栅之间是一片开阔的空地，那份空荡劲儿望着就让人气馁。凯莉却不把它当回事。她坚信，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人们根本不会注意我们，连影子都不会看见。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依计行事。

在大厦侧面的一个阳台下面，我打开了公事包。凯莉取出绳子使劲一甩，绳端涂了橡胶的弯钩便紧紧地抓牢了阳台边上的铁栏。接着她便如窃贼般偷偷摸摸地爬上了阳台。

我也把公事包抛到了阳台上。

一副强奸施暴的套具。警方会这样称呼我公事包内的那些东西。

事情还不仅仅于此。

我本来做好了房内会拼命抵抗的心理准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开到阳台的那扇法式房门大大地敞着。开门缉盗，这种情形并不少见。

凯莉把垂在下面的绳子拉上阳台。

我和凯莉一同向门厅走去。室内地板上铺着厚厚的一层地毯，头顶的天蓬中传来空调运转时发出的那种沙沙声，其中夹杂着不知置于何处的一个吊扇缓缓转动的嘎吱声。

我们追随着那嘎吱声一路寻去。

声音来自于主人的卧房。我仔细瞅了几眼卧室的房门，这里，生命已散解为一片混乱和无序。凯莉留在门口放哨。

我以最轻柔的动作打开了房门。

室内病人正坐在一台电脑旁边，背对着房门。她一身飘逸的大衣，是她早期小说曾描写过的那种装束。你该花几分钟修理一下那个破吊扇，别让它嘎吱不休地扰人。我想说出这句话，可话到嘴边却又噤了声。相反地，我听见自己在说：

“我来了，卡琳。”

卡琳在无言的恐惧中直跳起来，身后的椅子在地毯上打着旋儿。她看上去比在外面抛头露面的照片更显得强壮结实，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闪着近乎雪白的亮光，那亮光此刻正落在我伸出的一只手上。她本来以为那里会握着刀枪之类的东西，可没想到手中却空无一物。

“你怎么进来的？”她嗫嚅着。

我没吭声。

“你，你是谁？”

“普罗米修斯。”

卡琳惊恐万分，睁大了双眼，那双眼睛简直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我刚刚——”她回头瞧了一眼桌上的那台电脑，“你怎么……？”

“我怎样来的倒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终于找到了你，给你送来了你最需要的东西。”

她木然地盯着我，眼睛炯炯发亮，显而易见她给吓坏了。“怎么——你的车子能容得下我们俩？”最后她终于问了一句。

“我想可以用你的车。”

“那好吧，”她匆忙地应道，“你得让我去收拾些随身可带的东西——”

“不行。”

她僵持在床边的桌旁，先是低垂着眼睑，随后再度把目光盯到我脸上，那目光中透露着她精神上的彻底崩溃与瘫痪。凯莉说得对，幻觉和现实是交互轮换的两个宇宙，当其势凶猛的恐惧与惊怕扑面而来，威胁着理智与冷静时，谁又能恪守得住自己伟大的初衷呢？希望如风化碎裂的塑像，在我的身边剥落坍塌。我把右手伸到背后，一把抓住了枪柄。

“卡琳？”我恳切地呼唤了一声，给她最后一次机会。

然而她却是那么一副恐惧万分的样子，先前那种故做的镇定早已荡然无存。她把手伸到桌子上，那里有个按钮，是报警器。

迫于无奈我只好扣动扳机。

带羽的箭鏢奔出枪膛，径直刺入病人的肚脐上方，击中了她的腹部。病人宛若惊弓之鸟，恐慌地瞧着插入她体内的那只箭鏢，等她回悟到应把它从腹中拔出时，已太迟了。她接着拔腿就跑，像勇者常做的那样。

病人径直向我奔来。实际上她只是朝我所站立的方向跑来，而不是前来与我拼命的。因为那时我恰巧站在门口。

我瞧着她从我身边跑过，没做任何反应。

她已气喘吁吁。

我转过身来。

凯莉等在门口。一袭猩红的莎丽服，果核般棕褐色的皮肤，乌黑的秀发，幽暗的眼睛，这就是那个忠心耿耿的凯莉。此刻她手中正握着一把匕首，那匕首的曲线带着一股邪恶不祥的气息。这是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凶器。外形简单，但很管用，无论是格斗肉搏还是心理威慑。

病人回过身来，希望得到我的解释。她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她的心当时肯定狂跳不已！

“凯莉！”我叫道，声音中带着那份与时俱增的悔意。凯莉的关门声把病人惊了一大跳。她瞅着那个年轻，提着公事包的黑色幽

灵向她飘然而来。

凯莉把公事包放在地板上，开始宽衣解带。眨眼工夫那件莎丽服便飘落坠地，凯莉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我拿眼瞧着病人，射入身体中的卡特敏麻醉剂已在她身上发生了效力，病人正拧着眉头苦苦思索，试图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个印度女人要如此赤条条地站在她面前？神志清醒之际病人或许会慢慢琢磨出其中的道理：凯莉一丝不挂是怕衣服给浸染上血污。

我也应该脱光衣服。但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先走到病人的电脑旁，进入系统，输入几个命令后便关掉了机子。随后我走到病人身旁，跪着打开了我的公事包。

“里面是什么？”病人干巴巴地问了一句，一边顺势坐在地板上。

“我的工具。”我解释道，一边从箱里拎起一个不锈钢齿锯。我想向病人咧开嘴笑，可我的心空荡荡得像个黑洞。

在她的小说中，病人曾不止一次地探讨过这种齿锯，她一眼便认出了它。一阵茫然无绪的慌乱中，她再一次挣扎着，孩子般沿着地板向门口爬去。就在这时，凯莉手中的匕首刺入了病人的胃部，凯莉把它从病人的胃中拔出，接着又捅进了她的咽喉。我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不要怕。”我说。凯莉双眼中充溢着嗜血的欲望，这使我大吃一惊。我从喉咙里发出命令：“做了她。”

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来处理这个病人，况且我们也有这个时间，凯莉已干掉了大厦内所有的士兵。但我们的选择余地还是有限的，我极其渴望能在卡琳那纹丝不动的身体里纵欲快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这次我警告凯莉要倍加小心，不要再把血迹溅到脚上。凯莉肢解尸体后我收好我的标本。我们退身到了淋浴间。真正纯白的

大理石淋浴间。我们戴上了橡胶帽,以防头发被水浸湿。血水顺着我们剃刮光洁的皮肤流下,在白色的大理石上打着旋涡儿。我终于可以透口气了。

自控力是如此地重要。

热气腾腾的水雾中凯莉跪在我面前。她娴熟的技艺和勤勉的习惯会把一切都处理得妥帖圆满,根本用不着我去费什么心思。她会将每一滴证据吞咽入肚,因为她必须那么做。久久以来我一直袖手旁观,看着她一点一滴地销毁脏迹。或许她会留下自己的呕吐物,但警方又能从中嗅到什么呢?那只有使他们一如既往地迷惑罢了。

我们拎着那个鼓鼓囊囊的橡胶袋,提上公事包,偷偷地溜出了大厦。此刻再度回想起那个病人,我觉得她有很大的潜力可供挖掘。为了我的工作,为了公众福利,一切令人难堪的回忆均会烟消雾散,消逝殆尽。这是为了什么?为了得到更多的匀浆?我不想一心只惦念着失败,伟大的灵魂身历厄运时总是乐观向上的。

明天太阳照样升起,睁开眼睛又将是与众不同的一日。

第 一 章

生活是简单的。

你把你的生活想象得越复杂,你对你的真实状况了解得就越少。

很长时间以来我并不明白这一点。

现在我终于醒悟过来。

或是饥肠辘辘,或是脑满肠肥;或是身康体泰,或是久病缠身。或是对妻子忠贞不二或是同床异梦。或是生机盎然或是凋败枯萎。不管是怎样。

我活着。

我们抱怨生活的曲折复杂,对着那些令人不快的不仁不义也有满腹的牢骚。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会在这些使我们怨怪不已的东西中逃灾避难。复杂曲折的生活成了我们怯于抉择、懒于行动的借口。在很多情形中,大部分人倒宁愿无所事事。

事情有些不对劲儿。

我盯着手中的电话号码,这是新奥尔良警局的号码,我刚从电话簿上查来的。

这段时间我一直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一定在某个环节上发生了有悖常规的事。但真正激发我去追踪其中蹊跷之处的还是今天的那桩惨案。我决意要制服那股敌对的邪恶势力。

“我可以提供与卡琳·惠特谋杀案有关的信息。”电话接通后我